

# 相抱太阳的月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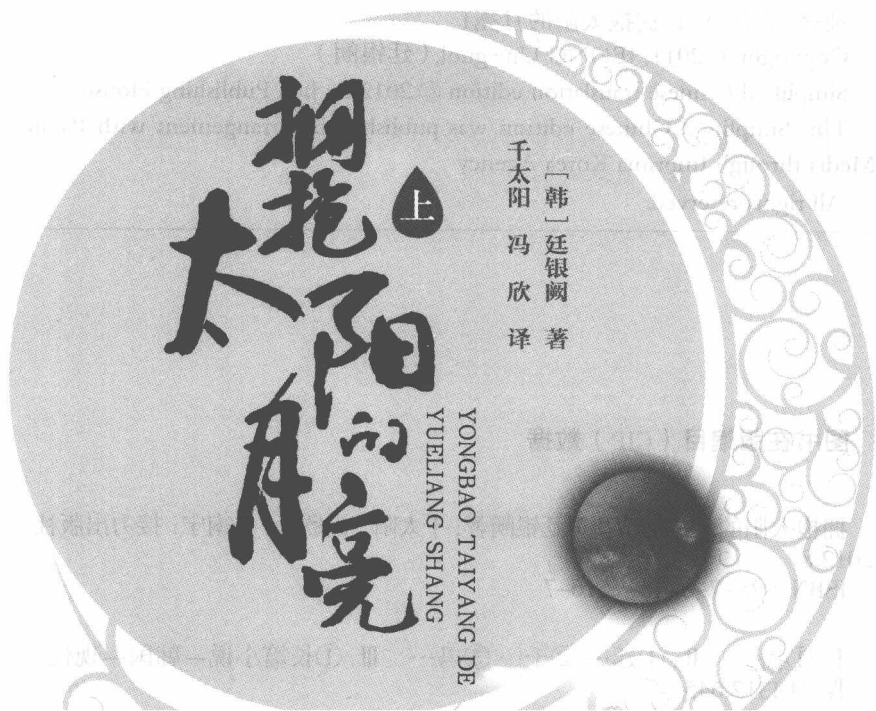
「韩」廷银 著  
千太阳 冯欣 译

上

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
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



「韩」廷银阙 著  
千太阳 冯欣 译

YONGBAO TAIYANG DE  
YUELIANG SHANG

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桂图登字：20-2012-070

해를 품은 달1 拥抱太阳的月亮1

Copyright © 2011, JEONG Un-guol (廷银阙)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© 2012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ran Media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拥抱太阳的月亮. 上/(韩)廷银阙著; 千太阳, 冯欣译. —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5448-2616-7

I. ①拥… II. ①廷… ②千… ③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 
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70588 号

责任编辑: 周锦 美术编辑: 张凯 版权联络: 董秋香

责任校对: 刘会乔 责任监印: 刘冬 媒介主理: 石璐

社长: 黄俭 总编辑: 白冰
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 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 530022

电话: 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010-65546561 (发行部)

传真: 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010-65545210 (发行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jielibj.com> <http://www.jielibook.com>

E-mail: [jielipub@public.nn.gx.cn](mailto:jielipub@public.nn.gx.cn)
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制: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19 字数: 300千字

版次: 2012年8月第1版 印次: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20 000册 定价: 32.80元

###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,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,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。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,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。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10-65545440 0771-5863291

目  
录



第一章 湿月——1

第二章 春日——23

第三章 门启——129

第四章 心结——199

第一章  
湿  
月





急促低沉的脚步声惊扰了四周的寂静。偏僻围墙的阴影处不时传来奇怪的耳语声。

“那里也没找到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总共不到巴掌大的温阳行宫，经过了这么一场翻腾，竟然还找不到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又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来人一脸惊慌，压低声音说道：

“那里也没有。就连云剑也没有发现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“嘘！小点儿声，千万别走漏风声！”

话虽如此，行宫的人们即使都沉默不语，也都已经单靠眼神的交流知晓一二了。

“车内官，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办啊？”

慌里慌张的脚步像下定决心似的，瞬间停了下来。

“主上殿下现在正在寝宫安寝。都知道了吧？”

那些事一直都挂在心里，自从离开汉阳来到这里，王的脸上始终愁云密布。为了观看此番王的巡查特意聚集而来的百姓并不太多。而在这稀稀落落的人群中，居然都是衣着齐整、一脸红光的人，竟然没有一个捂着肚

子、看似饥饿的百姓，更没有一脸病态、蹒跚前行的百姓。地方官为了歌功颂德、溜须拍马，几乎都把嘴皮子磨肿了，然而龙颜大悦并非易事，王还是紧紧地绷着嘴角，不露一丝微笑。车内官深深地叹气，步履沉重地向前走着。

“唉！车内官叹气的声音好像都传到这里来了。”

暄一脸凝重地说着，视线也飘到了不远处的市井。一个全身脏兮兮的男孩进入了王的视线之中，男孩双眼无神，小腿和双肘处明显可以看到有淌出的脓水，他衣衫褴褛，都不能遮盖他的身体。特别让王心酸的是，这般模样的孩子并非只有这个小男孩一个。放眼望去，目力所及之处尽是这样的孩子，偶尔也能看到破衣烂衫、佝偻着腰身蹒跚前行的老人——这些都是最为平凡的面貌，每个人的身后只不过拖着一个无力的影子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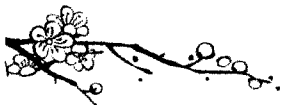
暄则不同。无论何时，他都有两个影子，一个长长地拖在地上，和他的行动保持一致，另外一个则比树还要坚定，一直跟随在他一步之后的地方。不远处矗立的黑影，移动着脚步近身上前，向暄提醒着：是时候该回去了！暄听到了这番提醒的话语，回答道：

“没关系。现在他们肯定会编出一个理由，说我已就寝。”

从暄说出的话语中，黑影感觉到了王的颤抖。他知道王是因为看到民间的这幅景象才会有触目惊心的感觉。于是，他也没有再催促第二次。

暄迈步走到一个小摊贩前，慢慢地弯下腰身。此刻，大部分的商铺都已关门歇息，只有这个小摊前零星摆放着寥寥数件编织精细的物品。小摊贩像是饿了好几天的样子，一脸萎靡不振的表情，没有一点想要做生意的劲头。看到暄进来后，只是冷冷地瞟了一眼，顺势又扭头盯着自己的大腿下方——有个卖旧布料的上年岁的女人蹲坐在那里。

当暄的视线停驻在这位瘦削的女人的手背时，嗖的一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从他们身后飞快地穿过去。与此同时，原本令人作呕的乡野之气中，像是有一缕香气，瞬间从眼前掠过。暄一脸惊讶，猛地抬起头来，定睛看着面前的摊贩——那香气不像是从面前这个用竹子编织的篮子中传出的。暄急忙转过身去，向四周急促张望着：奇怪，四周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变化！黑影凑到暄的身边，依然保持着惯有的沉默，但眼睛里却透出好奇与



关切，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云，你可知道刚刚过去的是什么？我明明感觉到有一股香气……”

题云和小商贩同时抬头望向暄，两人的神色似乎同时在说：他们什么也没感觉到。暄用右手捂住自己左侧的胸膛，像被什么迷住了似的，开始迅速地朝香气飘来的方向走去。题云连忙挡在王的前面。

“稍等，待我先确认一下那边的情况。”

暄隐约看到前面拐角处，有一个女人的白色衣角消失在了夜色之中。暄一把推开题云，阔步追了上去。可是拐角处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连风吹动的痕迹都没有。至于女人的白色衣角，想必更是暄的幻觉而已。但暄的脚步却一直没有停下来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着似的，一直坚定地向前走去。题云见势，连忙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。与此同时，一片乌云也悄悄地跟在了他们的后面。离开村子不久后，他们果然被突如其来的毛毛细雨挡住了前行的脚步。

暄和题云迈步走到一棵大树下避雨。事实上，这棵树的叶子已经脱落了一大半，所以单就避雨来说，根本起不到多大的作用。题云锐利的双眼凝重地望着村庄的方向。他们已经走出来很远了，看样子这时候返回去是很难了。题云的视线重新转移到了暄的身上。王那浅青色长衫的肩部，颜色已经开始加深。幸亏有巨大的纱帽，才没有淋湿脸庞。越来越低的气温，让人的心情很容易变得沉重。

“殿下，是哪种香气呢？”

“难道你没感觉到吗？”

虽然题云的脸部没有丝毫的表情，但暄却从他重复的提问中感觉到他并没有闻到任何香气。题云感觉不到的东西，暄更没有理由能感觉得到。这样说来，前面看到的白色衣角，这应该是幻影才对。

“不知道是哪种香，像是痛楚一般，令人久久难忘的香……”

暄打破了因为水汽弄皱的沉默表情，仔细地端详着题云：他是背上背着朱红色的长佩刀，腰上也配着黑色长佩刀的黑影。与戴着纱帽的自己不同，云的那头没有绾发髻一直垂到腰际的长发，已经被毛毛细雨一点点地浸湿了。



“不管怎样，因为我的固执又让你陷入困境中了。”

暄边用手掌接着落下的雨滴，边抬头望着漆黑的天空。虽然雨下得不是很大，但不一会儿，整个手掌马上被雨水淋湿了。

“原本以为是一场毛毛雨，所以没怎么放在心上，可是云啊，看来这场雨不会轻易停了。”

题云显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低垂着头紧闭双眼，注意周围的动静。这时望着远处的暄突然发现了山脚处隐约透出一道亮光，不禁喜悦地说道：

“啊！我们暂时到那里去避避雨吧！”

说完，王头也不回地阔步朝着亮光的方向走去。题云睁开了双眼，牵动了两弯浓浓的眉毛。见已来不及阻止王的脚步，于是警惕地望着四周，连忙跟了上去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暄和题云越来越接近这所房子的位置，但题云总觉得这所房子看上去有些异常：齐腰的石墙牢牢地守卫着整齐的草房，高高的大门上居然还有瓦檐。这一切看起来并不协调。暄低声说道：

“云啊，你上前去向房屋的主人打声招呼。”

题云并没有回答，而是抬眼望着门瓦上方那些尖尖突起的竹子。枯黄的枝上系着长长的、一白一红两根布条。顺着题云的眼神，暄也抬头望了望那两根布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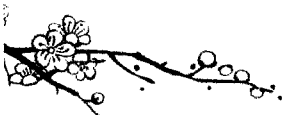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巫女居住的房子。我们不能进去。”

题云的语气相当坚定，像是拿把锋利的剑砍断了王想要进去的念头，暄见状也不坚持要进去了。题云看着暄那蔓延着疲倦和寒冷之色的表情，深深地把头低了下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房子里面传出人走动的声响。题云下意识地用左手握住右侧腰部的刀柄。不一会儿，脚步声在大门前停下了。题云握着刀柄的手坚定地使了一把劲儿，他从站在大门内侧的人身上感到了刀的气息。题云浑厚的声音穿透了大门。

“里面是谁？”



“应该是我先问外面的客人是谁吧？”

从回应的语气听来是一位脾气很大的女人倔犟的声音。

题云再次问道：

“女人怎么能佩剑呢？”

里面的声音显然无视题云的提问，径直说道：

“我们家小姐有请二位到里面来！”

“我问你为何会有剑？”

面对题云咄咄逼人的提问，女人粗鲁地回答道：

“好吧，我来回答您这无聊的提问。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只住着我们两个姑娘，当然需要佩剑来保护我们的安全了。那么，你们到底要不要进来呢？”

暄偷偷地看了一眼题云，说道：

“我们只是路过，一会儿就走，不必烦扰主人。”

暄虽然很想进去一探究竟，但是看到坚持不肯进去的题云，随即也放弃了想要进去的念头。但是里面的人似乎早已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，又冷冰冰地甩出事先准备好的话语来：

“我们家小姐嘱托我问问来客，是不是嫌弃寒舍简陋至极，所以不愿进来？试问：寒舍里面温暖的房间和大门外的冰冷屋檐，哪里才算是更好的选择呢？”

暄的脸上浮起一丝难以察觉的好奇笑意。此时此刻，他正站在大门前，头顶上方便是微雨浸染后冰冷的屋檐，那位未曾谋面的小姐的一番话，使得他不得不进院一探究竟了。

“和冰凉的屋檐下相比，温暖的房间肯定是更好的选择啊。那么，在下就叨扰了。”

暄不再犹豫，器宇轩昂地抬起胳膊推开大门，径直走了进去。题云也被迫挪动脚步，紧紧跟随在暄的身后走进了院子里。与此同时，里面的那个女仆也已转过身，朝狭小的庭院深处走去。她身材高挑，走路的样子也干脆利落，背影看上去活脱脱像个未谙世故的男子，浑身上下找寻不出一丝女人的味道。没走几步，她使用手指了指虚掩着的房门，之后便悄然离

开了。

门外的两个过客探身进入了房间。房间的炕上安放着一张再普通不过的饭桌，朴素的饭桌上摆放着酒水和几样简单的下酒菜，旁边是冬季里使用的火炉。柴火正烧得恰到好处的火炉里面，不时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，像是在欢快地迎接着这两位不速之客。

“咦？这种香气是……”

暄下意识间那一声短促的叫喊声，让题云顿时绷紧了浑身的神经。在这间布置简陋的房间里，隐隐约约充满了奇异的兰草香。暄侧着脑袋若有所思：刚刚在市井处闻到的莫名香气和这里的气息是一模一样的，难道这个巧合是鬼神所为吗？真是奇怪至极！想到这些，暄不禁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，缓缓地坐在温暖的床铺上，题云则跪坐在他的斜对面。暄凝视着火炉，压低声音说道：

“这家的主人好像早就知道我们要来拜访似的。不知巫女们的房间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？”

题云也尽可能地压低了声音，低沉地说道：

“巫女的房间通常应该挂满铃铛的，可这里和普通的民家并没有什么两样啊。”

“嗯……与其说这里是一个巫女的房间，不如说更像是一位清贫的儒生的房间更为贴切啊。你看，房间里不仅充溢着兰草的香气，还摆放着这些书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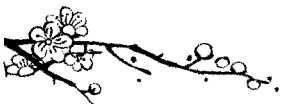
暄伸手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书来翻看——书的封皮上赫然写着《五经浅见录》<sup>①</sup>，架子下面还有《大学》。暄的手里拿着书，同时侧着脑袋陷入了沉思之中。

“巫女的房间里居然有四书五经……难道这里不只是居住着两个女人吗？怎么会有这种书籍存在呢？”

正在此时，两人听到门外有人走了进来，暄赶忙把书放回原来的位

---

① 《五经浅见录》是高丽末到朝鲜初的学者权近写的对五种儒家经典的注解本。——译者注（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，均为译者注）



置。称为小姐的那位姑娘像是进入了临房。不一会儿，中间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。但中间有一个帘子横挡着，所以仍看不清临房。虽然帘子两侧都点着灯盏，但黑暗侵吞了这亮光，没起到多大作用，仅呈现出穿着白色素服、气质脱俗的姿态。

“小女子在此向两位请安了！”

一句简短的问候仿佛自天边而来，柔柔地打动着听者的内心深处，和房间里那种沁人心脾的兰草香一起，轻轻地弥漫在暄的四周。姑娘径直来到帘子后面，双手放在额头上朝来客行着大礼。她慢慢地跪在地上，整个动作舒缓而优美，周身上下像是有一种勾人魂魄的魔力。行完一次大礼后，姑娘并没有停下，而是紧接着行了第二次大礼。暄和题云同时都被她优雅的身姿迷惑住了。自古以来，难道不是只有对死者才会行两次拜礼的吗？暄正要训斥她无礼时，这位姑娘又紧接着跪了下去。

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，女子接连行了四次大礼。没等暄完全露出惊讶之色，题云的左手已经迅速地握住了刀柄，并急速把刀拔出了刀鞘——因为四拜是只能给圣上行的大礼。而坐在女人面前接受此大礼的，正是年仅二十三岁的王——李暄！

结束行礼的女子，只是静静地把额头贴在地板上，跪在原地上一动不动。暄再也掩饰不住惊讶的神色，微微地说道：

“抬起头。”

女子慢慢地抬起身子，很自然地把双手放在左侧膝盖上面，像一幅无声的画那样静静地坐在那里。虽然面前的帘子并不厚实，但暄仍看不清姑娘的脸庞。暄正色道：

“为何要拜四拜？难道你不会数数吗？”

“小女子只是践行对太阳的大礼而已。”

女子的声音如此美妙，仿佛天籁，悠远灵动，余韵无穷。暄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，因为面前的这个女子，显然已经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了。此时，优美的声音继续隔着帘子传过来：

“小女子这里实在没有什么能呈给您的，饭菜也是简陋无比。不过这是小女子精心准备的，请您随意尝一尝吧！”

听着如此曼妙的声音，暄不禁对女人的样貌充满了好奇。她的声音和姿态无疑也加重了暄内心的疑惑。

“露出你的脸再对我行礼吧！连相貌我都不知道的人递上的酒，我又如何喝得……”

“刚才的雨下得虽然不大，却也能带走圣体的温度。小女子敬的是温过的酒，请务必……”

“题云，把帘子撤掉！”

刷——一道白光从眼前闪过，瞬间，遮挡在暄和那位女子之间的帘子被齐刷刷地切断，帘子掉到地上之前，题云的刀已经回到了刀鞘之中。被题云的刀砍断的不仅是这面绸缎帘子，连天空的乌云也像是被这号称“天下第一”的利剑砍成了两截。刚才还倾洒出阵雨的浓黑乌云，似乎也被他的剑气逼退。顷刻间，云消雨霁，朦胧的月光悄悄地照进了房间。任凭题云的刀刃在自己的眼前闪过，那位女子居然连眼睛也不眨一下，如此淡定的举动着实让暄忍不住惊叹。但是，更让暄吃惊的，还是她的容颜。

惊诧之余，暄微微有些怒意道：

“即使是再卑贱的客人，既然被主人请进屋来，就应以正面相视请安，这才是主人应该做的，哪能下命令呢？”

“小女子不单单有着世间礼法所规定的卑贱身份，又是天地注定的、生来无法更改的女儿身，所以，我没有考虑主人应该怎么做，而是以女人的方式向您请安。恳请您以‘内外法’处置小女子的愚蠢。”

“你不是士大夫，也要遵从‘内外法’吗？”

“从古至今，从没听说过卑贱的人不可以遵从‘内外法’的道理。”

她的语气虽然很恭顺，但话语之间却像另有一番深意。暄微笑着伸手拿起了酒瓶，当已温好的酒瓶握在手里时，那暖暖的感觉让暄甚觉惬意。暄往小饭桌上的两个酒杯中都斟满了酒，随即把一杯递给了题云，但题云并没有看到递过来的酒杯，他的视线一直牢牢地盯着地面，那意思仿佛在说：目前他可是在守护着大王，怎能随随便便地饮酒？可是题云的全身都已经被冷雨淋湿了，暄担心他会受寒，所以再次将酒杯递了过去。但是，身旁的题云丝毫没有接住酒杯的意思。在一旁静静观看这一切的那位女子

说道：

“真是个不忠的侍卫！既然不知道小女子是谁，又不知道那杯酒中是否下了毒，又怎么能这么随便地拒绝品尝呢？难道你只会用刀剑来护卫大王吗？”

女子的话让题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，题云不得不侧过身子，将酒杯接过来仰头一饮而尽。当他转过身时，正好与那位女子四目相对，顿时，题云觉得她身上散发出的馨香直接飘进了自己的身体里面，像是兰草香与一股惬意的暖流瞬时扩散到了自己的全身。

暄对眼前这位女子的睿智甚觉满意，他爽快的笑声回荡在这间简朴的屋舍之中。

当暄把酒杯放在嘴边时，他的手突然又停住了——是因为酒里散发出来的香气。他闭上眼睛细细品味，慢慢说道：

“竟是能散发出兰花香的酒……”

“不是兰花香，是散发出郁金香香气的温酒。郁金香和兰花的花香有些相似。”

“虽然并不知道这酒中是不是郁金香，可这飘散在房间中的香气，分明是兰花的花香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行四次叩拜之礼呢？”

“请恕小女子愚昧：如果太阳悬挂在夜空，那它是太阳呢，还是月亮？”

暄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仰头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，然后又随手斟满了一杯。

“如同太阳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太阳一样，大王也是如此。那耀眼的光彩，如何遮挡都不会遮住的！”

“在这乡野之地没人能够认出我，你是如何知晓的呢？”

女子没有回答。暄举起酒杯，慢慢地把玩着，酒杯的余热渐渐传递到了他的手心中。少顷，暄自己自言自语道：

“事先准备好的酒桌和烧得如此旺盛的火炉，还有这醉人的香气……我难不成是被鬼神迷惑住了？”

女子似乎也同时陷入到一阵奇妙的思绪之中，良久才毫无畏惧地回答道：

“那么，这样回禀不知是否恰当？小女子是看到红色的云剑<sup>①</sup>和黑色的别云剑<sup>②</sup>才知道的……”

大吃一惊的暄睁大了眼睛紧紧地盯着题云，题云并没有回望暄的目光，而是牢牢地盯着眼前的这位女子。她丝毫没有不安的神色，端庄地低头不语，暄再次注视着女人问道：

“住在这穷乡僻壤，一位女人又如何知道云剑呢？”

“刚才佩刀的仆人对刀剑有所了解：请看您这把刀，刀鞘用鱼皮包裹，朱红的颜色上配有白银的装饰，还垂挂着红色的绦穗，还有这使用皮带的特色，刀柄刻有祥云图案，况且又比普通佩刀长一尺，这样的刀，世上就只有‘云剑’一把了。”

听完她的解释，暄和题云又是大吃一惊。对云剑的种种细节，就连京城的人也鲜有人了解透彻，而在这穷乡僻壤，居然还是一个女人，却对它了解得如此详细，这可真让人难以理解！暄一边暗自惊叹，一边又故意装做糊涂的样子，说道：

“如果人们对云剑足够了解的话，完全可以做一把假的来佩带！”

面前这位面不改色、端庄娴雅的女子继续应答道：

“用白银做装饰，还有佩刀的长度，这些都是受国法限制的。无论是谁，都不能佩带一把与云剑的长度相当的佩剑。”

“难道就没有违背国法的不法之徒吗？”

“但即便造假，也有其无法模仿的地方。”

“无法模仿的地方？那是什么？”

一直低着头望向地面的女子，终于慢慢地抬起双眼，静静地望着题云，悠悠地说道：

“正是把云剑背在背上的人——现在的云剑！”

① 云剑指王的宝剑，也是王的贴身侍卫的官职名。

② 别云剑是云剑这个官职所使用的佩剑。

与那女子视线相对的一刹那，题云被她那大大的双眸，还有清亮眼眸中透露出来的熟悉的神秘感迷住了。

“是啊，我的云可是任何人都模仿不了的，哈哈！”

暄点头称是，哈哈大笑之余又饮下一口酒。

王的贴身侍卫，二十三岁的年轻武士，云剑——金题云！在朝鲜八道的佩剑人之中，云剑金题云可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：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人能敌得过他的高超剑术，而且他那出类拔萃的帅气外表也是众所周知的。作为王的侍卫需要具备很多条件，比如要有出色的武艺，要有不亚于状元一般的出众修养、出奇制胜的兵法谋略以及六尺多的身高，另外，潇洒俊逸的外表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而这些苛刻的条件，金题云的身上可是无一不缺，唯一不符合条件的一点就是：金题云是庶子出身。

暄又自言自语道：

“眼力真是了得。在如此幽深的黑夜，在这么远的距离，竟能看到云剑刀柄上的祥云图案。不，或许是在没有看到之前就已经知道了。难道我真的被鬼神缠住了不成……”

半天凝望着手中酒杯的暄，此时抬起了双眼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对面的这个女子。女子虽然感觉到王目不转睛的视线，但她丝毫没有胆怯的神情。

“靠近一点儿坐吧。坐在临房，我怎么能知道你的裙子下面究竟藏了什么？”

“在云剑面前藏剑的话，难道不是天底下最为愚蠢的行为吗？”

“我倒不是认为你在下面藏了把利剑。也许——藏的是九只尾巴。”

犹豫片刻的女子，悄悄站起身，越过门槛走过来。裙摆下方微微露出了隐藏起来的白色布袜子，暄收起自己的视线，故意喝光了手中的酒。女子仅在越过门槛的边沿处低头坐下。因为女子的靠近，本来就飘散出的兰草香此刻变得更加浓郁了，月光也变得更为明亮。最值得称赞的是：女子的美貌此刻也越发动人了。虽然房间狭小，又如此近距离地相视而坐，但暄反倒觉得此刻好像比刚才的距离更远了。暄的心意似烛火一般，微微地颤抖着。



“真是妩媚的美好容颜啊！这究竟是黑暗的造化，还是月光的造化呢？”

“这是最为愚蠢的眼睛的造化，那愚蠢的眼睛，以为看到的一切就是全部。”

从女人的话中，暄感到了令人琢磨不透的怨恨。暄对着这并非人间之貌的美艳面孔，再一次疑惑地问道：

“究竟是鬼，还是人？”

“众人认为小女子并非人。”

女子毫不动摇地说道。对于她在想什么，心里究竟有怎样的反应，暄丝毫抓不到头绪。

“你真的是鬼？”

“凝聚的一个魂魄，这正是小女子。”

“你这是在捉弄我吗？世界上哪有带影子的鬼？”

“小女子没有说谎。比奴婢还卑贱的巫女，哪一个敢自称是人呢？所以，我怎么都不敢说自己是人。”

自己说自己不是人类，即使说出这些话来，那平和的声音中也没有掺杂任何的感情。对于听者来说，反而像是内心某个角落坍塌了似的，一种奇异的感情从暄的话语中流淌出来。

“巫女……你是巫女吗？所以你会事先知道我会来？”

“小女子虽然是巫女，但没有预知的神力，也没有读懂人的神力。”

“那还有哪种巫女？”

“小女子惭愧——只能生活在这个地方，这就是小女子所有的神力。”

“你说的话完全无法理解。”

暄充满惊讶的眼睛迅速转向了题云。题云瞟了一眼女子后，竟低下了头，那意思仿佛在说：他也无法理解。

“你真的是巫女吗？”

“因为无法结束的生命，让小女子一直以巫女的身份存活着。虽然是巫女也无法不勉强活下去……所以只能这样活着。”